

年

卷

期

16

19

第

第



# 小 說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VI. No. 19 (250)

November 4, 1927

第 十 九 期      第 十 六 卷

(第 二 五 〇 號)

十 六 年 一 月 四 日

年七十國民

# 曆日記日

日	案頭日曆	懷中記事冊	袖珍旅行日記	月月日記	自由日記	袖珍英文日記	袖珍日記	國民日記	學校日記
曆	曆	冊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	.....	.....	附民國交通地圖	.....	.....	.....	.....	.....	.....
小號	大號	一組	乙種	一冊	甲種	一冊	乙種	甲種	一冊
一角八分	一角	五角	一角五分	四角	四角	四角	另購鉛筆加五分	三角	六角

兒童生活曆  
新時代日曆

小學用全六套  
定價每套六角  
新聞紙每組定價一角六分  
道林紙每組定價二角五分

每套十二冊  
每冊六分

商務印書館發售

## 編者的報告

福州重石君。徵求本雜誌十卷至十二卷。如願割讓者。普通每期酬郵票二十分。專號四十分。寄福州后田五二號上進。（編者附白。代徵本雜誌。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底爲止。）

有許多讀者。要求登載編者的照片。編者以前曾經聲明過。「我的照片。在說界已登過。可不必再版。」現在還是拿這句話來奉答。

今鏡花緣蒙讀者不棄。當多做幾篇。大概本卷內可做到第二十篇爲止。

本期開始登的圖畫「前塵影事」是不易得的材料。承夏丐尊豐子愷兩先生借給我們印行。很感謝他們。

東亞病夫主編的真美善雜誌現已出版。承該社惠贈一份。謹此誌謝。並爲介紹。

□ 小說世界 第十六卷 第十九期 目錄 □

□ 圖畫 □

前塵影事卷子之一

前塵影事卷子之二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編者

外祖母出殯那天……………呂伯攸

文人小故事(補白)……………編者

熊……………大仲馬原著 碧漪女士譯

金錢耶戀愛耶……

唐小圃同譯  
白樹田

徐文長屢試輒蹶之原因(補白)……

張子海

唐風國(今鏡花緣之十五)……

胡寄塵

文人小故事(補白)……

編者

人熊奶奶(民間傳說的故事)……

唐田璽

換巢鸞鳳記(長篇小說)(續)……

天遊遺稿

勵儉會(另外一欄)……

華羅琛女士

黃克強先生遺詩之二……

編者錄

# 醫士知之最審

務須聽信其言以免疾苦

各處醫士均皆極口稱頌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力蓋彼為保障公眾康健之人終身研究人體之構造如何疾病之起因與治療如何則其所知藥品之是否能治療疾病轉弱而強自較他人更為深切浙江杭州廣濟醫院醫士龐笛孫君來示云敝人畢業



西醫龐笛孫君

於杭州廣濟醫院行醫已十

餘年矣去年曾患身體虧弱

諸症服用韋廉士醫生紅色

補丸得獲全愈故敝人年來

對於應診病人如婦女產後

失調處女血虧月信不調男

子房勞過度腎虧力弱記憶

不敏腦筋疲乏往往投以紅

色補丸功效立見細考西藥

補劑見效有如是之神速者

殊不多觀紅色補丸性情平

和配合適宜功效便速也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專

治 瘋濕骨痛 少年斲傷

腰痛背痛 腎尻酸痛 胃弱不化 山嵐瘴癘 血薄氣衰 腦筋疲乏而起各症

對於婦科各症尤為神效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

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男女衛生小書奉送如欲索取可寄一明信片至上海敝藥局原班郵奉不取分文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小 (3) (1)

前塵影事卷子之一（夏丐尊先生藏）

前塵

影事

前塵影事

卷子爲前

三十年上

海名妓朱

慧百及李

蘋香書畫

扇面舊爲

李叔同藏

李先生入

山修梵行

以贈夏丐

尊卷末多

名人題跋

如陳師尊

楊千里凡

七八人又

本雜誌前

期所登朱

慧百畫扇

則別一頁

爲許幻園

所藏者

息霜喜感此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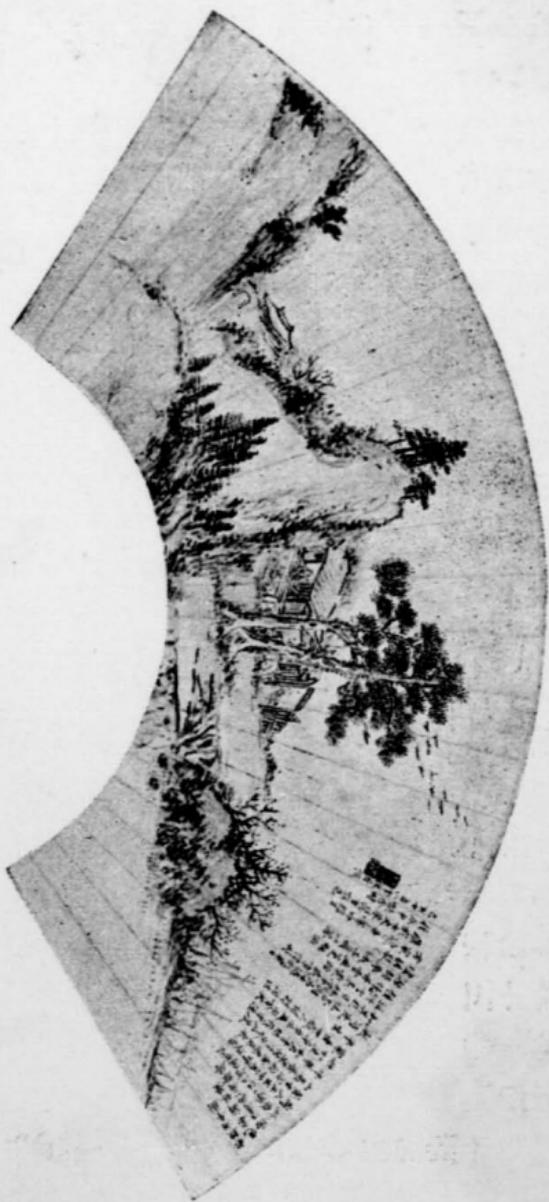
今將入山修梵行以

貽丐尊

戊午仲夏正記



前 塵 影 事 子 卷 之 二  
 水 軟 湖 平 樹 色 柔。  
 新 秋 景 物 最 清 幽。  
 小 聲 雅 得 吟 哦 樂。  
 一 任 江 河 萬 古 流。  
 斯 人 不 出 世 驚 譚。  
 誰 厭 蒼 生 宿 願 奢。  
 遮 莫 東 山 高 養 望。  
 怡 情 吳 石 度 年 華。  
 如 君 青 眼 幾 曾 經。  
 欲 和 佳 章 久 未 成。  
 回 首 兒 家 身 世 感。  
 不 堪 樽 酒 話 平 生。  
 漱 筒 先 生 當 湖 名 士 過 謔 累 日。  
 知 其 抱 負 非 常 感 世 憤 時 溢 於 言 表 蒙 貽 佳 什 井 棠 畫 篋 依 原 韻 率 成 三 絕 以 答 理 瑤 敬 乞 方 家 均 政 素 馨 吟 館 主 雁 影 女 史 朱 蕙 百 設 色 於 春 申 旅 舍 時 巳 亥 十 月 小 雪 後 井 識。





## 外祖母出殯那天

呂伯攸

好嚴寒的冬日，儘有黃灰色的太陽照在晴空，卻猶如烤在一個煤炭將盡的爐子邊，令人感不着一些溫暖。

外面大廳中一陣陣的哨吶聲、銅鑼聲……以及嘈雜的叫喊聲、哀號聲……一切都在忙亂；連竹籠子裏舅父喂着的一隻小八哥，也飛上飛下地似乎感覺這個特異的，和平日不同的境遇而忙亂地驚竄了。

這是外祖母出殯的那天。我們已在三天以前，從故鄉趕到了梅溪，就是專門爲了這件執紼的事。而也是一向被宮庭式的大家庭幽禁着的我，第一次和羣衆接觸的機會。

各種聲音亂嚷了好一會，我們都穿上了白布衫，挨着次序向靈前叩拜；男子們上香，婦女們便躲在孝幃背後乾號。階下儘是些白衣冠的傭人們，在指揮着那些旗傘樂隊的排列。

靈柩將要出門以前，凡是執紼的親友們，照習慣，都應該飽吃一餐，然後可以上道；不過，坐位是沒有的，大家都是圍着桌子，站着吃喝；雖然這一餐，也和我們祖父做壽那天一樣地熱鬧，然而，在我小小的心靈中，總覺得這裏面，有一個絕大的問題橫梗着。

因爲，有一次，尙在我們的故鄉，忽然我們隔壁的神農殿中，演起酬神戲來了。當我一聽見了幾陣粗暴的鑼鼓聲發出來時，便不期然地符合了我們那句「鑼鼓響腳底痒」的諺語，硬要拉着女傭們，陪我到神農殿去。

母親果然是早已答應我過了；不過，她的意思，祇允許我午後到那邊去玩，卻不料到這天的戲開台得這樣地早，因此，她看到我這種急切地行動，也有些不高興了：「誰說的，飯也沒有吃，就要去看戲？你去，去了就不准再回來！」

「那……末，快開飯呀，讓我吃了去！」

其實，戲場裏儘有許多好吃的東西可以買，吃不吃飯，本來於我不發生甚麼問題的，祇是，因了母親那句「不准回來」，我終於有些軟化了，而讓了一步。

張媽把飯菜搬出，我便首先要她替我盛了一碗，站在桌子旁邊，很快地用筷子划撥起來；頓時洒得滿地都是飯粒。

「哼，好吃相！誰教你站着吃飯的呀？」這種挾有威嚴的吆喝，使我險些失手打碎了飯碗。

仔細一考查，原來是父親從外面回來了，他又怒視着我道：「你真是生成的下流乞丐相，你看好好地人，誰是站着吃飯的呀！」

「我……我要……去看戲……所以……來不及。」我把飯碗戰兢兢地塞到桌角上去，吞吞吐吐地說。

「哼，看戲你就這樣地上勁，不學好，我偏不准你去記着，吃過了飯，拿你昨天上的中庸來背！」我不敢回答一個不字，即刻就無可奈何地跑到房裏，拿起那本中庸來朗誦；可是，我的耳朵邊儘被那喧闐的鑼鼓聲所誘惑，一直是記熟了上段，忘記了下段；挨到燈火微明，姊妹們懷着許多糖

果玩具回來，我的書卻仍是沒有讀熟。我雖然是委屈得哭了，然而，這一次的盛會，我是終於無福參與的了。

我把這一次所受的教訓，深深地刻畫在腦上，以後便再不敢站着吃飯。怎禁得今天所看到的長輩或同輩，以及不准我站着吃飯的父親自己，全都是做出這種下流的乞丐相來了；這使我如何不吃驚叫怪呢！

我當時本不敢說甚麼，並且也不明白其中的奧妙，祇是自管自地搬了一張椅子來坐了。

「唉，佳呀，不要坐了吃啊！」母親望着我，忙走來將我從椅子上抱了起來。

「站着吃飯，不是下流的乞丐相嗎？怎麼可以站着吃飯！」我毫不疑惑地望着大家說。

「這是一向傳流下來的禮節是如此的，誰能不照着做？」

我祇得屈服在衆人所屈服的禮節下面了。後來聽母親說，才知道這一套把戲，是爲了要表示送殯者對於那死者的哀毀悲切，要表示來送殯的專誠；所以連吃飯都草草地沒有餘閒找椅子坐了；——雖然，大魚大肉和老酒，還是依舊地在吃喝着，可是，和我們平日的下流相，卻是有些分別的。

了。

這是我第一次所接觸着的人類的「虛偽。」

吃過了這一次所謂「起材飯」一大羣的親友們，便抹抹油嘴，跟在那靈柩後面，開始表現他們的悲哀了。就是被外祖母挈領了七年的我，也許，表面上尙不及他們的百分之一吧！

外祖母的墓地，是在離家十里以外的一座山裏，送殯的行列，須步行六七里，再渡過一條闊大的亘河，才得安然地直達山頂。因此，我們這些小孩和婦女們，都預先雇了這鄉村上所通行的竹輿，跟着這蛇形的行列，慢慢地走着。

慣住在城市——而且是省會——中的我，沿途無論看到了一隻少見的鳥，或是一朵不知名的花，都感覺着無限的興味。

忽然，我一眼瞥過前面的行列裏去，便看見一個雇來背紅傘的乞丐，總是把那頂傘歪歪斜斜地歇側着，似乎沒有像別的乞丐的盡職。於是，我便向抱着我的母親下批評了：

「媽，那背傘的，怎麼背得這樣地不穩當呢？」

「也許，他背不動了吧！」母親猜測着說。

「不，他是一個沒有手指的人呀，那裏拿得穩這把大傘！」前面那個抬我們的奧夫，不等我們發問，便向我解釋了一下。

「怎麼，一個人怎麼會沒有手指的呢？」我驚奇得忍不住，要向他探聽一個明白了。

「哦，這是有段故事在着呢；說來也真奇怪煞人！」奧夫好像很珍祕地不肯直說出來。

「怎麼的故事呢？你可以告訴我們嗎？」母親催迫了他一聲。

「那是真是很奇怪的；他，那個背傘的乞丐，他的父親是從前在這村上開雜貨店的。唉，真是奇怪！不知道爲甚麼他從小就不愛做生意，也不願讀書，終日癡癡地，祇對着一株樹，或是一座山，一泓水……片刻不離地瞧着。有時，發起雅興來了，他便偷拿了他父親鋪子裏的紙筆，跑到山上去照着那些樹呀，草呀……亂畫一陣；我也見過他的畫稿，難爲他，倒畫得都很像樣呢……」

「那不是很好嗎？就讓他做一個畫家，也不錯呀！」母親不等他說完，就這樣稱贊了一句。

「是呀，他要是就這樣畫畫，倒也罷了！可惜，這東西，卻不肯就這樣安分啊！」

「怎麼不安分呢？難道畫畫也會畫出甚事情來嗎？」

「是呀，人家都說，他是有妖法的；所以，他畫畫的時候，一定要照着各種東西起稿子的；可是，這就畫出禍祟來了……」

「怎樣的禍祟呢？」我急要聽他的結論，便幫着母親問他了。

「他起初畫了一株王家坟上的大槐樹，那株槐樹不到半個月，便給雷公公劈死了。後來他畫了張家的一間屋子和一條牛，那知，第五天晚上，張家便着了火，屋子燒成了一片白地，牛也烤死在牛棚裏了。後來，他又畫了一個邵家三麻子的肖像，果然，不上個把月，三麻子便和本村的無賴爭風，身體被砍成了七大塊……你想……」前面的轎夫剛說到這裏，後面的轎夫卻也噉然地接應着：

「還有呢，你沒有知道嗎？那錢家的四小姐……」

「噯，不錯，那錢家的四小姐，我知道的！」前面的轎夫又搶着說，「她有一天在樓頭憑欄遠眺，僅僅被他畫了一個側形，也病得幾乎送了性命。你想，他使出這種妖術來害人，村上的人能容留他嗎……因此，他們當即將他捉了。當時依三麻子的家族，四小姐的父親的意思，本想將他活埋的，幸

虧，後來還是李老爺出來調和；總算將他的手指全砍下了，免得他以後再畫畫作祟。但是，他的父親，卻就此氣死了，那家雜貨店舖也就此關了門。現在，這沒有手指的人，更有甚麼事好做呢？從此，他就流爲乞丐了……」

我真聽得毛骨悚然了，兩眼直瞪瞪地望着前面那頂一聳一聳地欹斜着的紅傘，不覺發出了無限的同情來，這又不得不使我記起了曾經看見過的，一匹被窗門軋斷了腿的小兔子而流淚了。到了江河邊，爲了要上渡船的麻煩，一切的行列都已暫時散了，不必說，我們所乘的竹輿，也在一帶竹林邊停放了下來。

不甘靜寂的我，便跳出了竹輿，趕到河邊去欣賞那些執着長幡的和尙，穿着白緞子繡金花衣的小堂名，以及背着飛虎旗的乞丐們……正在這時候，那頂紅傘的影子，又觸到我的眼裏了；我十分憐憫地向那執傘人瞧了瞧，果然看見那位天才藝術家的手，僅剩了兩片鵝掌形的東西了；他竭力地捧住那根傘柄，微微地含着笑容；兩眼盯住那口靈柩，似乎在讚美牠的偉大。

唉，又第一次看到了人類的「殘忍」的痕跡了。

不一會，畢竟那些行陳都渡過了河，接着，就動手把外祖母的靈柩運上船去。這時候，父親是彷彿臨時擔任了總指揮的職務了，跑得滿頭大汗，祇是在忙着指揮夫役們的工作。

船將開行，父親很安閒地站在船頭，準備伴送了那口靈柩，先我們渡到對岸去。

當船夫剛用着竹篙，向着那顆老柳樹根上一點，船已離岸二三尺了。我們驀然瞧見父親，很忙亂地在搜尋自己的衣袋，他的臉色已泛成了灰白，祇悵悵地叫了一聲「呀，皮夾失落了！」他便舉足直向岸上跳了過來。

船身立刻向左邊傾側了一下，父親的身體，已隨着「撲通」一聲，掉在河中了；水花飛濺起來，早已將那翠綠緞子繡花的柩衣，打濕了一大塊。

父親在水中掙扎着；他竭力想向水面跳起來，但是，結果，卻使他每一次的跳躍，反連頭面都沈沒於水底，而終於失了抵抗的能力。

我們都慌得不知道要怎樣才好，大家瘋狂似地跳出了竹輿，即忙趕到河岸邊去設法；舅父高高地站在一塊石頭上，向着船中的夫役們，岸上的與夫們狂喊道：「可有識水性的人快跳下去援？」

救，每個人給一塊錢！」

我們隨着這求救的喊聲，急切地注意到船中，岸上的人們，卻祇有望着河中的父親，在互相研究這河水的深淺，或是在批評他的竄法太不合法。他們都袖着手，比我們參觀遠東運動會的游泳比賽時，還要有興味而沈靜些。

「誰肯下去，快，每個人給兩塊錢！要快，要快！」舅父更加惶恐地叫了起來。

「兩塊錢，哼，這樣冷的天氣，誰高興吃這一番苦！」一陣冷峻的，似諷刺的自語，又嘈雜地在這曠野的空氣中播動。

父親又繼續竄上水面來了。我既然不曾學過游泳的技術，且也沒有救護的能力；祇失了靈魂的地在岸上奔跑，啜泣，憤恨那些木石一般的人。

「不要耽擱時候吧，每個人給五塊錢，誰下去？」舅父聲嘶力竭地重覆喊了起來。

「十塊錢，我下去！」其中有一個夫役，似乎比較有些惻隱之心，才這樣自告奮勇地嗷然應了一聲。

「十塊錢，就十塊，要快，快下去！」母親紅着眼睛，向舅父表示了她的意見。

船上的夫役們，岸上的鄉農們，一聽到這一聲命令，不等舅父的傳述，早已有十二個人，接續着跳到那寬闊的河中心了。他們各自顯着本領，很迅捷，很輕便地將父親的身體抓住了，努力地向上海抬起；不到三分鐘，就救上岸來了。

父親幽幽地躺在地上，不住地嘔出了幾口清水，四肢才重覆活動起來。我們一邊付給了這十二位大勇士的酬報，一邊忙雇了一艘篷船，將父親送回鎮上去請醫生診治。——自然不必說，那又是遂了他們趁火打劫的心願，出了一筆特別的船價了。

在篷船中，我又第一次發現了人類的缺乏同情，實在比渺小的獸類還不如。因為，那時候，我剛聽到過一個老鼠負着盲鼠覓食的故事啊！

那一天，外祖母的殯儀，我們終於不會參預着；說老實話，我也不願和這羣衆接觸了。我想：如果一直送到了山上，更不知有多少傷心慘目的事給我發見呢！

雖然，近幾年來的我，漸漸地窺見一切社會的隱秘了；這幾件事，不過是其中極微細的事罷了！

文人小故事

貯蘭蕙

王維以黃磁斗貯蘭蕙。養以綺石。累年彌盛。

睡地成文

有人謁李賀。見其久而不言。睡地者三。俄而成文三篇。

惠一絲兩絲

杜甫寓蜀。每蠶熟。卽與兒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憫。惠我一絲兩絲。

飛夜蟬

杜甫每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妝飾。

# 商務印書館

發售

## 浙江興業銀行儲蓄部廣告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本行設立已二十一年兼辦儲蓄業務與他項營業完全劃分保障儲戶力求鞏固所有儲蓄存款種類爲(一)活期儲蓄存款(二)特別儲蓄存款利息均較普通存款爲優隨時可以支取(三)整存整付(四)零存整付(五)整存零付(六)特別零存整付(七)特別整存零付以上(三)至(七)五種均爲囑託存款最適於婚嫁修學養老卹孤之期限愈長利息愈厚訂有詳章函索即寄

地址上海北京路江西路轉角 電話中央二六一二三四五號

### 自來水筆

漢克華德門希爾爾自來水筆活動鉛筆百數十種粗細長短筆桿各式齊備定價每枝自二元至十九元

### 照相器具

德國伊卡照相器製造精良冠絕一時欲求攝影之滿意藝術之進步當以購用伊卡爲唯一途徑現由本館獨家經售

### 各式風琴

本館自製「孔雀牌」「樂府牌」各式風琴鑲嵌精木料乾燥漆色歷久如新每座自二十五元至二百六十元

### 體育用品

美國迭生公司高等運動用品馳名遐邇我國學校及運動家等相採用現由本館獨家經理

小421

服本園之白鳳丸有此功效

連生言子



剪此廣告贈藥二元  
贈送美女畫一張小

### 婦女有病請服烏雞白鳳丸

定能保汝身體之康強此丸治婦女諸般虛弱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痠頭痛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癆瘵飲食不思不驗胎前產後一切婦科百病能補身壯體活血通經誠獨一無二之良藥也請君光顧請認明五彩花鐵盒面仿單印有

獎章底不致誤  
○本園著名海狗腎精片 乃壯陽補腎無上之貴品早已著名世界向患陽痿腎虧元氣不足色慾過度等症服之大見奇效  
○小兒回春丹 治小兒驚風發熱痰涎咳嗽吐瀉等症家中必備每瓶一元外埠  
○化痰止咳

### 橘紅半夏露

此露專治清熱新久咳嗽痰涎氣喘服之奇效每瓶一元外埠

總發行上海河南路廣東種德園老藥局  
路老巡捕房對門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造製美



各處大藥房百  
貨店均有出售

皮膚常清潔  
皮膚有滋養

皮膚雪白

面目團團

欲保持其可愛  
之顏色 可愛  
之皮膚 當常  
用棕欖香皂  
因棕欖香皂  
有清潔而兼滋  
養皮膚之能力  
則發育自速  
則顏色自佳

上海廣東路第三號  
棕欖公司啓

# 熊

(原名威廉孟那)

法國大仲馬著  
碧漪女士譯

幾年前在福來村裏，住着一個窮苦的鄉人，叫做威廉孟那。有一隻熊，天天晚上來偷他果園裏的梨子，因為那種畜性是喜歡這果品的。牠來的時候，還要揀果子結得很碩大最繁盛的確臘生種梨樹爬上去，誰知道獸類的味覺，竟也和人差不多呢？

這鄉人愛惜那些確臘生種的梨樹，比什麼都甚。起先他還疑心是鄰近的頑童惡作劇哩，便將一管鳥槍裝滿了食鹽，埋伏起來，預備嚇他們一下。大約十一點鐘的時候，山裏起了一種吼叫的聲音，他說：『呀，這附近的地方出了一個熊了。』十分鐘後，又是一聲吼叫，這聲音叫得那樣響亮，那樣迫近，威廉知道沒有時間可以讓他向家裏跑了，便趕緊撲翻身軀伏在地上，連氣都不敢透一口，但是那熊的來，卻是爲了他的梨樹並不是爲他的。

那野獸在園之一角出現了，直朝梨樹走去，離開威廉不過十步，慢騰騰



的爬上樹，樹上的葉子便屑索屑索的響起來。牠將那梨子蹂躪得很利害，好像喫過一回的樹，一次再不光顧似的。牠飽餐之後，慢慢的溜下樹，還有些戀戀不捨的意思，又從我們的獵人身邊走過。他那管裝鹽的槍，是一點沒有用的。竟讓那熊安安穩穩的回到故山去了。這事自始至終約經過一小時之久，但時間在人看起來，自然比熊覺得長多了。

這鄉人是很勇敢的，當熊走的時候，他低聲說道：「很好，你去罷，但你不能再這樣來去自由了，我們看罷。」

第二天他的一個鄰人來訪他，見他在那裏將一把犁鈹的齒，鋸斷做鐵條。他問道：「你這個做什麼呀！」

「玩耍罷了。」威廉回答：

那鄰人拾起斷鐵條在手指上掄來掄去，他想一會便明白了。

——呀，威廉，他說，若是你肯對我說老實話，你是打算用這樣的小鐵條去打穿駱駝一般的厚皮罷。」

也許是的，『威廉答。

佛朗司瓦（這是那鄰人的名字）又說道：『你。知。道。我。是。一。個。好。小。子，好。罷，若。是。願。意。我。們。合。夥。去。打。那。隻。熊，兩。個。人。總。比。一。個。好。

照我的舊意思，『威廉鋸他第三段鐵條，回答了一句。

聽呀，佛朗司瓦又說，熊皮全歸你，我只想分一些兒肉和骨。

我喜歡完全歸我，『威廉說。

但是，你不能阻止我到山裏去尋那熊的腳跡，要是我尋到了，我就要埋伏在牠的過道上了。

你可以自由去幹的，』他將第三條鐵齒鋸了下來，站起來一面嘴裏吹着胡哨子，一面稱起兩包火藥來，那是人們常常把來放在騎兵用的短槍裏的。

『好像你要帶了這桿軍用槍去哩。』佛朗司瓦說。

差不多，三個鐵條，抵得一顆炮彈。

不過你要把皮弄糟踢了。

這樣殺得利害一點。

那末，你什麼時候去打獵呢？

等我明天來告訴你。

最後一次了，你到底不願意嗎？  
不。

告訴你我要去尋腳跡了。

好得很。

你說罷，我們合夥兒去。

各人幹各人的。

再會，威廉。

祝你碰着好機會，鄰人。

那鄰人走時，看見威廉將兩包火藥裝進他的短槍，三段鐵條也塞進去了，收拾完畢後，將他的

軍器靠在店的牆角裏。夜間，那鄰人又走到屋前，看見威廉坐在門口，一張凳上，靜靜兒的抽煙，他又走過去對他說道：

「聽呀，我已經尋到那獸的腳跡了，我不需要什麼了。不過再和你說一次，我們合夥兒幹罷。」

——各人幹各人的——威廉說。

那天晚上，那鄰人無論如何同威廉商量是不成了。

十點半鐘的時候，威廉的女人，看見他拿起槍，臂上捲着一個大灰布袋出門，伊不敢問他到那裏去，因為威廉不是一個好和女人商量事體的男人。

在佛朗司瓦的一邊說，他也真的尋到了熊的腳跡，他跟着跡走，一直到威廉的果園裏，不過他沒有權利可以在他鄰人地界埋伏，所以他只好潛藏在一株松樹的後邊，那松樹是介於山和威廉果園之間的。

夜色清明，他看見威廉從後門出來，走到一座灰色的崖石前，那座崖石，是從前由山上滾下來一直滾到他地界裏的。他走到離開梨樹二十步地方，便停住了，抬頭四面觀望，是否有人看見他，於

是打開他的布袋鑽了進去，不過頭和兩手露在外邊，緊緊貼在那塊岩石，一點不動，因為他知道布袋的顏色和岩石可以相混的。這鄰人明明知道他在那個處所，但也看不清楚。十五分鐘過去了，一種吼嘯的聲音起來了，五分鐘後，佛朗司瓦看見那野獸出現了。

但是，或者是為狡猾的緣故，或者是為第二個獵者被他發現的緣故，牠不照舊路走了，反之，牠轉了一個彎，不像前夜一樣到威廉的左邊，卻直直的走去，已經不在佛朗司瓦槍口所能對準的界內，但離開威廉的槍口卻止有十步了。

威廉一點不動，好像他並沒有看見那野獸如此逼近似的，熊的嗅覺，本來不大靈敏，他也不知道有個仇敵在牠面前，又輕輕的到梨樹那邊去，但當牠提起後腿，用前面兩隻爪子抱住樹幹時，胸口就露了出來，牠的厚毛，也就遮蓋不住了。猛烈間岩石上火光一閃，那雙料火藥的槍響，將全個山谷震動了。那獸狂叫一聲，好像受了一個致命的重傷。威廉的槍響和熊的吼聲，全村個個都聽見了。熊回頭就逃，牠沒看見十步內的威廉，因為他將手臂和頭，都縮進布袋裏，又和岩石混成一色。那鄰人見了這個光景，伏在他雙膝和左手上，右手緊緊握住他的槍，嚇得臉——白，呼吸窒塞。

那怕他是一個極勇敢的獵人，他後來對我說，那時候，他寧可躲在牀裏，不願意埋伏在那地方了。

他見那隻熊受了傷，更是可怕了，團團的打了一個大圈，想尋舊路回去，他雖然手裏拿着裝了子彈的槍，也在胸前畫了個十字，將魂靈託給上帝，因為他很虔誠，我們的獵人，大概都是這樣的。熊離開他不過五十步，痛得儘是吼叫，滿地打滾，亂咬牠受傷的胸口，以後牠又向前走。

牠只管向他走來，離開他不過三十步了，兩秒鐘內，他就要受鄰人一槍了，忽然牠停了脚步，因為他聞得由村子那邊吹來的風了，牠一竄就竄回果園裏。

『當心呀，威廉，當心……』佛朗司瓦一面喊，一面跟着熊跑，這時候他除了朋友以外，什麼都忘記了，因為他知道若是威廉來不及裝第二槍，他是丟了，熊嗅到他了。他還沒有跑得一步，就聽見一聲慘叫，這是人的叫聲，一個恐怖痛苦併在一處的叫聲，一個好像從全胸部迸出的，對於上帝一切祈禱的，對於人們一切求救的叫聲，『救我呵……』威廉這一叫之後，便寂然了。

佛朗司瓦不是在跑簡直，在飛了，傾斜的山坡，使他跑得更快，當他一步一步跑近時，很清楚的看見那妖怪似的野獸在黑影裏動。將威廉按在爪下，撕成碎片。

佛朗司瓦離開他們，不過四步，熊正在大嚼他的犧牲，沒有注意他，他不敢開槍，怕威廉還沒有死，他的手抖得利害，槍描得不準就要傷了他。他只好拾起石頭來向熊擲去。

那惡獸發瘋似的回身迎敵牠的新仇人，兩個距離如此的逼近，熊用後腿站起，打算直接撲過來，佛朗司瓦覺得他的槍現在可以一試了，機械的用手把槍紐一撥，一槍打出去了。

熊向地上一撲，這一槍打在他的胸口，將牠的脊骨打折了。

佛朗司瓦讓牠在地上吼着用前爪爬着，飛也似的跑去看威廉，這已不像一個人形，也不像一個死屍，這是一堆腥血糊糊的骨和肉；頭是完全被吞下去了。

當他看時，籬笆後面，火光亮起來，許多村人都給鬧醒了。他喊了幾聲，使他們知道他所在的地點，幾個鄉人拿了兵器奔來，因為他們已經聽見熊叫和槍聲。頃刻間他們都聚集在威廉的果園裏。他的女人也和別人趕了來，這真是一個可怕的景象呀！大家都不得像小孩一般痛哭起來。大家在沿虹河一帶山谷，替伊募化了一筆款子，大約有七百佛郎。佛朗司瓦把熊肉和皮都賣去了。將利益都歸還了伊。從此以後，大家纔知道互相救助的緊要了。

(完)

商務  
印書館  
出版

# 民生問題

救貧叢談 一冊 二角五分

楊山水譯 本書為日本有名經濟學家河上肆所著，對於貧富懸殊問題，加以深切之研究。內容分三部，首述歐美各國窮人之狀況，次論今日社會所以多窮人之原因，最後乃詳陳救貧之方法，說理透澈，譯筆亦暢達可喜。

失業  
人及平民救濟政策

百科小叢書之一 一冊 二角  
馬君武著 是書共分四篇：第一篇失業人救濟政策，第二篇工作介紹制度，第三篇工人保險制度，第四篇貧民救濟政策。失業人及平民救濟為重要之社會問題，馬博士此書敘述精詳，為研究社會學者所必讀。

新智識叢書

衣食住

沈德鴻編譯  
三冊 一元五角

書為美國大文學家卡本圖 (Carpenter) 遊歷世界考查所得而作。以遊記體裁，說明世界各處關於衣食住之異同優劣，及衣食住三項之來源、製造方法、衣食住之進化及其應注意之點，極詳確而饒有興趣。插圖二百三十餘幅，尤足供參考而資借鏡。

二百兆平民大問題

吳稚暉著 一冊 定價二角  
吳先生的道德文章，久為社會所信仰。這篇文字是先生本其救濟平民的熱心，聚精會神的寫出來，關於原理上方法上都能澈底的剖析明白。吳先生自己亦承認此書為其平生最經意的作品，前載東方雜誌特刊號，茲特單本印行，以期普及。

農荒豫防策 (東方文庫)

于樹德編 一冊 定價一角

# 平民教育用書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平民教育實施法

顧旭侯等編 本書內容係搜集各地平民學校的實況分設備、經費、科目、教材、時間、期限、教學、管理、考查、成績、校外設施等十餘項彙類說明詳於方法略於理論極合有志組織平民學校者之參考。  
一册定價三角

市民千字課

全四册  
一二各七分

千字課自修用本

前二册  
各三分

平民千字課掛文

一二兩集各四元 三四兩輯各九角

平民千字課掛圖

全四輯 每輯定價九角

平民千字課習字帖

每册四分

平民書信

一册定價八分

平民小叢書

每册一分五厘  
百册一元三角

公民類已出三種

實業類已出三種

自然類已出五種

文藝類已出十種

平民職業小叢書

每册一分五厘 每百册一元三角

平民小說

已出二十六種  
每册定價五分

平民學校畢業證書

每本卅頁  
定價八角

史地類已出五種

衛生類已出五種

遊戲類已出二種

雜類已出二種

已出十二種



## 金錢耶戀愛耶

(俄國柴霍甫著)

唐小圃  
白澍田同譯

### 上段

五狗巷，寡婦梅木里那家中，現在正開婚禮的晚宴。赴宴的，一共是二十三人，內中倒有八個人，雖然坐在席間。可是甚麼也不喫，祇管用鼻子東聞聞，西嗅嗅，總說心裏不大舒適。房中點着蠟燭，洋燈。還有從飯店裏賃來的水月電燈，照耀得異常明亮。席間有一位客，是個電學家，他因為看見房裏這些燈，便眯着一雙媚眼，談起電燈問題來了。他以為電燈，總而言之，一切電汽，是人類文明進化的曙光。他雖然如此主張，可是在席諸人聽了，卻都毫不介意，並且露着幾分輕蔑的神色。

教父用那昏昏無光的二目，望着自己的菜盤，說道：「電汽……電汽據我看來，完全是一種騙人之談而已。塞上一些電石，便要奪人的眼光，不贊成？不贊成？老弟！你若是給我燈火，請你不要給我電石，必須給我一種實在的物質，要那能用手摸的，要那能用火燃的，就是請你給我火——明白了嗎？——我要的，是天然的火，卻不要那理想的！」

電學家聽了這種反對的論調，便指手畫腳的說道：「倘若使你看見了電臺如何構造？你就另持別論了。」

教父說道：「我從根本就不想看這種東西，這不過是一種騙人之談，欺騙平民罷了。這些位先生們哪！我早就知道他們，連最後的腦髓，都擠出來了。可是閣下，就是這位青年先生，我還沒請教尊姓大名呢！據我想，還是自己多喫幾杯酒，再給人家斟斟酒，豈不甚佳？何必袒護這種騙人之談呢？」

年輕的新郎阿普羅木勃福，伸着很長的脖頸，挺着很硬的頭髮，他聽了教父這番話，便噁着喉嚨說道：「老爹！你說的話，我極表贊同！本來談甚麼學問呢？其實談學問，我也並非反對，就是我自己，也有時依據學理，談過各種可能的發明；但是要明白，談學問，也應當有個相當的時候，不是任何時

候都可以談的。」說着，轉身向坐在自己身旁的新娘子說道：「你的意見如何我愛！」

新娘子達琛的臉上，雖露着各種的美德，可是缺乏思想的能力，她見新郎一問，便紅着臉說道：「他們爲表示自己的學問，永遠是要談這些難懂的東西喇！」

岳母坐食桌盡頭，聽了他們的談話，便先歎了一口氣，轉身向那位電學家說道：「多謝上帝，使我活了一輩子，也沒有學問；現在又託上帝的福庇，使我第三個女兒，嫁了一個好人。如果你認我們是沒學問的人，那麼，你又何必到我們這裏來呢？何不去尋訪那有學問的去呢？」

在座的人，一時靜默起來，那位電學家，僵得十分難過，他萬沒想到偶爾談電學，竟會惹起這樣的反響。他見在座的人，同時靜默起來，確是含有敵視的意味，是一般不滿意的表徵；因此他認爲有辯解的必要。

他於是辯解道：「塔其鴉那！(岳母的名字)我一向是很欽敬你的寶眷的，就是這次偶爾談電學，也並非有意誇張自己的學問，我還能喝幾杯酒呢！我向來誠心誠意的盼望達琛得個好女婿，然在我們現在的時代，想得個好女婿，卻是件很難的事；因現在一般人的結婚，全都是貪戀金錢，



事前，又爲甚麼默無一言呢？照親戚的情誼而論，你很可以就這樣對我說：「我聽說，他可是以貪財爲目的呀！」你在事前，爲甚麼不來說呢？先生，這也是你的不對呀！」她說着，又轉過臉來，眼淚汪汪的向新郎說道：「我的女兒，就是我的掌上明珠，好容易把她哺乳得長大成，現在你和她結婚，卻原來是以貪財爲目的呀？」

阿普羅木勃福聽了岳母的話，便一邊起席，一邊搖動他頭上剛硬的頭髮，說道：「您怎麼信他這套胡言亂語呢？我誠心誠意的謝謝您多謝您的美意！」他緊接着轉向電學家說道：「你布琳赤濶屋先生！你雖是我的朋友，但是在旁人的家裏，作這種無意識的舉動，却是不准的！現在沒有旁的話可說，你就是給我請出！」

電學家很驚異的說道：「怎麼着請出？」

新郎說道：「不錯！請出！我願意你做個體面人，像我一樣，簡單的一句話，你就是給我請出！」

新郎的朋友們，一邊按他坐下，一邊向他勸解道：「得啦！放過去罷！你終歸還是你，這也值得嗎！得啦！坐下罷！放過去罷！」

新郎說道：『那可不成！我要表示表示：他實在沒有甚麼充分的理由！我實在是出於愛情而結婚！你爲甚麼還在這裏坐着呀？我真不懂！你就是給我請出！』

真把這位電學家嚇昏了，他一邊遲遲慢慢的起身，一邊說道：『我也沒說甚麼呀……我不是還……我真真不懂……我走就是了……但有一節，你必須把那三個盧布先償還我，這還是你置買那件毛布背心的時候向我借的呢！我再喝一杯，我……就走，可是你必須還我的債！』

新郎向自己的朋友們耳語了半天，他們纔替他七撞八湊的，湊足了三個盧布，他這纔氣昂昂的擲給了電學家。那位電學家收了盧布，又因爲尋找他的禮帽，遲延了半天，這纔與衆賓客行禮告別。

談談電學，似乎是無罪的，然竟有時惹出這樣的收場；於是晚宴告終……天已夜午了，飽學的作者，因爲這回發生的事實，不禁感到社會的黑暗，的確給自己留了個很深的印像。

阿夫羅拉，回到五狗巷，拜會吉木涅伊，天已到了早晨了。早晨一到，於是又供給作者一種有趣的材料，使他完成了下段。

下段

一個灰色秋天的早晨，那時候，還不到八點鐘，可是五狗巷，已經人聲鼎沸，熱鬧非常了。在兩旁的便路上，飛跑着驚慌失色的警士和僕人廚娘們，也在人家門口擁擠着，帶着懷疑的神色？家家的窗口，全有些個人，向窗外探；望各洗衣房裏的歸女，們這個壓着那個的太陽穴，那個擠着這個的下，頰全都直着眼睛向外邊望着，呆呆的發楞。

正在這個當兒，祇聽一片聲音，都說道：「雪也不像雪，麵粉也不像麵粉，簡直的辨不出是甚麼東西來。」

惟看見上自房頂，下至地面，有一種白的東西，像雪似的，飄蕩於空氣之中。一時所有的橋梁，屋頂，大門道的板凳，以及行人的肩頭和帽上，統統成了白一色了。

一個洗衣婦，向那飛跑而來的童僕們問道：「出了甚麼事啦？」

洗衣婦雖然這樣向他們，他們並不回答，祇搖搖手，就跑開了；原來他們雖然亂跑，卻也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末後，好容易又有一個童僕緩緩的走來，祇見他指手畫腳，自言自語的，也不知道他

說些甚麼；惟就他的神色看起來，顯見得他到過肇事的地點，而曉得一切的。

所以那洗衣婦，把他喚住，隔着窗口，問道：「孩子！出了甚麼事啦？」

童僕答道：「出了亂子啦！昨天寡婦梅木里那的家中辦喜事，聽說她尅扣新郎的錢了，本說是給一千——他卻給了九百。」

洗衣婦問道：「那新郎，怎麼樣呢？」

童僕說道：「他立刻大怒起來，他說，『我總得我總得！……於是他一伸手，就把那毛褥子的肚子扯了一個大窟窿，那裏面的駝毛，便全從窗口飄揚出來了。咦！你看空中有多少駝毛！真像下雪一個樣啊！』」

這個當兒，又聽見有人不住的嚷道：「導引前進哪！導引前進哪！」

原來是送妝的行列，由寡婦梅木里那的家中出發，剛剛行到此處。在行列的前邊，走着兩個警士，帶着鄭重其事的樣子。在警士後面，緩緩踱着的，便是新郎阿普羅木勃福，他頭上戴着大禮帽，身上穿着呢外套，看他臉上的神色，鬚髯是說：「我是體面人，要想欺騙我，那可不成！」

他一路走着，一路回着頭囁嚅道：「正義已經表示我是何等樣的人了！」

在新郎的身後，便是哭哭啼啼的塔其鴉那和達琛喀；在行列的末尾，是一個童僕，手裏拿着一本書；還有許多看熱鬧的孩子們，在後面跟隨。

一個洗衣婦，向達琛喀問道：「姑娘！你爲甚麼哭啊？」

她母親替她答道：「她心疼那個毛褥子啊！你們要知道這毛褥子裏裝的毛很多，足有三普得（俄國衡量名，一普得約合四十斤。）重呢！而且那是何等的髒毛，真是髒毛壓髒毛，沒有一根老翎加雜在內。沒想到我活到這樣的年紀，上帝又懲治我一回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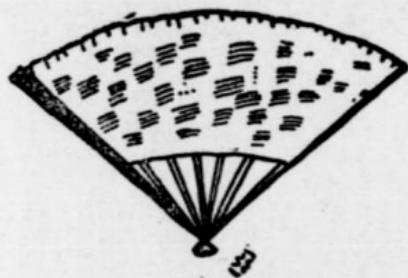
送妝的行列，轉出巷口去了；因此五狗巷頓時平靜起來，可是那髒毛，一直飛到夜晚纔止。

（完）

徐文長屢試輒蹶之原因

(張子海)

山陰徑文長。負才不遇。論者惜之。考其屢試輒蹶之故。袁宏道委之於數奇。憶某雜誌中。某君曾述其於紹興龍山和尚惡作劇事。有損陰鷲。雖可備一說。終皆泛膚之談。余嘗聞之越老云。文長每遇考時。文成。卷紙有餘。必書趣文。以補足之。一次。畫一檯子。上具香燭蠟台神主各物。儼然祭祖。主考讀其文。擊節稱賞。見此惡之。批其文曰。「文章雖好。祭祖太。」早遂斥之。有奇其行而問之者。先生笑而不答。其玩世不恭有如此者。



## 唐風國

(今鏡花緣之十五)

胡寄塵

多九公等四人，離了詛師國，又走了幾天海程。看看水色，一天一天清澈起來。海平如鏡，沒有一點兒風浪。海也不很深，水又清，人坐在船上，可以看見海底。景緻非常的秀麗。

唐敖道：「這景緻到非常好看。」多九公道：「海水這樣淺，想離岸已不遠。海水這樣清，卻是少有。」

李二道：「前面莫不是唐風國麼？如果是唐風國，那到很好，他們很歡迎你們。」

多九公忙問道：「甚麼叫唐風國……你到過唐風國麼？」李二道：「沒有！沒有！我沒有到過，我

不過聽見人家如此說罷了。」

這時唐敖也走過來問道：「他們怎樣說？」李二道：「據說唐風國和中國很接近。他們當年有人到過中國，很羨慕中國的政教，風俗，文藝，美術。於是就樣樣都學中國。這時中國是唐朝，所以他們的國名，也就叫唐風國。他們國裏的人，既然羨慕中國，自然歡迎你們中國人了。」

唐敖很喜歡的說道：「這到很好。」多九公突然說道：「且慢說好。到底前面是不是唐風國，還沒有知道哩。」

李二聞言，立起身來，走到船頭上望了一望；纔回來說道：「說不定前面真是唐風國。」唐敖道：「何以知道？」李二道：「據說唐風國相近的海水，是很清的。而且離開他們的國不遠，有無數極小的海島，真如彈丸一般，如棋子一般，島上完全沒有人住，也容不下人住。今看這些情形，都很相像；所以我一早就猜定前面是唐風國；如今越看越像了。」他說着，又走到船頭去探望。

這時林之洋獨坐在船尾把舵；他忽然看見離船不遠，就有陸地，大聲呼道：「不知又到了甚麼地方了！你們看前面有陸地，那景緻多少好！」

唐敖，多九公，一齊答道：「好好！看見陸地了。是不是唐風國？我們到那裏，就知道了。」

船行了不多幾時，已進了海口。多九公，林之洋把船停好，看看岸上的情形。多九公很歡喜的說道：「這裏真是唐風國了。你不見那岸上的房子，都是中國式麼？我們出門這許多時候，每到一處，總感覺到有一種異樣的景象；惟獨到了這裏，恍如回到故鄉一般，真不覺得是在異國。」

林之洋道：「多九公的話不錯。我心裏也是這樣的想。」

正在這時，只見遠遠地走來兩個人，完全着得中國裝，連一舉一動，也都摹仿中國人的神氣。搖擺擺的，走上船來，向多九公等長揖道：「請問諸公是中國人麼？我們是本地縣政府的委員，是被派來招待諸公的。」

多九公也還揖，說道：「正是。我們是從中國來的。多蒙貴政府招待，真不敢當……還沒有請教二位尊姓。」

那兩個委員，先拿出縣長的名片來，說道：「這是我們縣長的名字。」再拿出自己的名片來，說道：「這是我們的姓名。還沒先請教諸公尊姓。」

多九公接着三張名片，唐敖、林之洋一齊走近來看，知道這是臨海縣。縣長姓劉，名五郎，字子才。兩個委員，一名張中郎，一名汪名世。唐敖知道多九公不善於應酬，便上前酬答兩位委員的盛意。並介紹多九公、林之洋、李二等姓名。說了一回客氣話，纔問道：「我們到貴國，並沒有預先通告，貴處政府，何以知道？」一個委員道：「剛纔得到海口看守人的報告。他認識諸公是中國人，所以特地報告給敝縣長知道。敝國是久仰貴國的文化，這回貴客光顧，自當派人招待，略盡地主之誼。況且將來還有請教的地方。」唐敖連稱「不敢當，」叨擾，叨擾。」

彼此談了一回，無非是謙讓的話。多九公等三人，纔上岸，坐了委員僱來的馬車，一直向縣長辦公處去。仍留着李二守船。

不多一刻，已到了縣長公署。先在普通會客室裏，休息一回，吃過點心，然後由汪委員名世，引到另一間會客室裏去見縣長劉五郎。只見劉五郎是個很和氣的官僚：長長的身體，疎疎的鬚鬚，舉止動靜，也極力摹仿着中國人。

最可笑的，就是先向多九公等三人作了一個揖，接着就不倫不類的，套了一句孟子，問道：「諸

「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敵國乎？」

這一句話，在劉五郎，已不知費了多少心血，纔想得出來。他自以爲是再適當也沒有了。誰知唐敖等聽了，真是覺得突如其來，不知如何回答。沈默了片刻，還是唐敖想出一句答語來，道：「惡是何言哉！縣長視某等爲遊說之士乎？抑爲遊歷之人乎？自視爲千乘之君乎？抑爲一縣之令乎？惡是何言哉！」

劉五郎自知說錯了話，面上微微的紅了一陣，連忙改口道：「此則劉五郎之罪也！此則劉五郎之罪也！」然諸公「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非「誦詩三百」其孰能與於斯。」說完，把頭搖了一搖，表示得意。

卻不知唐敖又批駁道：「否！否！某等此來，非奉君命也。」劉五郎道：「惡是何言哉！無父，無君，非楊朱，墨翟之徒乎？」

唐敖正在想答復，多九公已聽得不耐煩了，上前說道：「請縣長說話老實說，不必弄文罷！剛纔兩位委員和我們談話，到也爽快。像縣長這樣說話，出口必用典，那也太沈悶了。」劉五郎道：「余豈

好弄文哉？余不得已也。夫貴國人之喜弄文也，余之與貴國人語也，余豈敢不弄文也。況敵國之於貴國也，是「以小事大」也，何敢不瞻貴國之馬首也。「余豈好弄文哉？余不得已也。」

多九公道：「縣長仍舊弄文，真教我們沈悶。還是請縣長老實說話罷！」

劉五郎想了一想，回頭向唐敖道：「叟亦以彼爲然乎？」唐敖道：「辭達而已矣。」何必文？我們以後還是老實說話罷！我也覺得沈悶了。」劉五郎至此纔改口說老實話道：「諸公既然喜歡老老實實，那麼鄙人也不客氣了。」唐敖道：「還是這樣好。就是在我們本國，現在也通行老實話了。」

彼此用老實話談了一回，都覺得爽快得多。不多幾時，已是晚餐時候。劉五郎早預備了一席酒，請多九公等三人吃晚飯。四人同走入餐室。那邊先有一人，坐在那裏等待。

劉五郎介紹多九公等三人和那人相見。說道：「這位是江村先生，是敵國著名的學者。明天，就由江村先生伴了你們三位，去見國王。」

唐敖，多九公等忙和江村爲禮，然後分別賓主，圍住圓桌坐下。用人送上酒菜來，風味和中國一樣。因爲他全是摹仿中國的。飲了一回酒，又提起明天覲見國王的事來。

劉五郎道：「敝國國王，聽說三位到了這裏，一定要請你們去見一見。」林之洋道：「我們今天纔到這裏，卻不料貴國王已知道了。」劉五郎道：「是我打電報去奏明了國王。國王回了電諭，說明天就請你們進京去覲見。好在這裏離京不遠。」唐敖插言問道：「多少路？」劉五郎道：「只不過一百里。明天一早動身，晚上可到。後天早晨，就可入宮覲見了。」

多九公忽然問道：「見國王時，還是說老實話呢？還是說客氣話？」劉五郎沈思了一回，纔答道：「這個我不能知道。不知國王的意思如何。我們也不敢先問。」

唐敖道：「這個，看國王怎樣問，我們就怎樣答。好在還有江村先生做引導的人，我們有不懂得禮節的地方，還好問他。」江村接着道：「這個兄弟自當盡力照料，三位請放心。」

當時因為明天一早就動身進京，所以主人並沒有勸唐敖等多飲酒。略飲了幾杯，就吃過飯，散了席。江村先辭別而去。劉五郎叫用人領着多九公等三人，另到一間精潔的房子裏去住宿。

當天夜裏，多九公等預備明天進京的事。林之洋說：「我不願去。因為國王倘然也喜歡弄文，我真沒本事和他說話。有何意味。」多九公道：「如此，只消唐兄一人去，就是了。老夫也不會舞文弄墨。」

唐敖道：「大家都不去，我也不去了。」

多九公道：「這算怎麼……好好！我陪你去。我就不說話，也好瞻仰瞻仰國王的丰采。林兄！你決意不去麼？」林之洋道：「我還是向旁的地方去遊覽遊覽罷！」唐敖道：「如此也好，隨他的便罷！」第二天，天纔明，那江村先生已來了。而且馬車已備好了。用人喚着唐敖等起身，洗了臉，吃過點心，就上車出發。

本來備了兩付馬車，今因林之洋不去，就省了一付。唐敖多九公，江村三人共坐一付車，向京進發，縣長劉五郎也親自來送行。

這裏離開京城，雖有一百里路，卻是道路修得很平滑，那馬又會跑，所以預計一天工夫，可以走到，毫不着急。

唐敖從車窗中看看外面的山川樹木，和人工建築物，恰和中國一樣。眼光所到處，充滿了故鄉的風味。偶然不留意，覺得真是回到故鄉了。

有時和江村先生談談，知道這位江村先生，是醉心唐風的學者。江村道：「貴國的文化，是極高

的，且有很悠久的歷史。我們十分欽佩。只是貴國的文字，太艱深了。在我們敵國裏：貴國的普通語言，是人人能說的；但是貴國的文字，不能人人讀得通。貴國的經史子集，輸入敵國的很多；不過大半是譯成了普通語言的。不然，能讀的人極少。」

唐敖道：「已經譯成普通語言的，有些甚麼書呢？」江村道：「七經，四史，都有譯本。子書譯得更多。不過，譯文很奇怪。簡直讀不通。譬如：孟子，譯作「頂大的兒子。」莊子，譯作「循規蹈矩的兒子。」墨子，譯作「造墨水的人的兒子。」」

唐敖道：「竟這樣的不通麼！」江村道：「豈但如此，還有笑話。」唐敖問：「甚麼笑話？」江村道：「先生！韓非子，你猜他們譯作甚麼？」唐敖道：「我不知道！請你說罷！」江村道：「他們譯作「淮陰侯的螟蛉子。」」

唐敖禁不住笑起來，說道：「真奇怪極了。我想不到他們竟弄到這個天地。」江村道：「他們說：一點也沒有譯錯。你想：姓韓的，最出名的人，豈不是韓信麼？他們譯作「淮陰侯，」誰說他們譯錯了。既稱「子，」又稱非，豈非就是「螟蛉子」麼？這樣，「淮陰侯的螟蛉子，」誰說他是譯錯了。」

唐敖道：「這到虧了他們想得到。不能不佩服譯者的聰明，也不能不佩服江村先生的聰明，能替他們解釋。倘使是我，只見了「淮陰侯的螟蛉子」七個字，決想不到就是韓非子。」

江村道：「豈敢！但是，也有讀不通的。譬如最近新譯了一部書，書名叫：「過清明，過中秋，請兒子吃飯。」這部書的原名叫甚麼，我就不知道。但是據他們說：這是中國很有名的一部子書。唐先生！你可知道不知道？」

唐敖一聽這話，真聽得呆了。說道：「奇怪！奇怪！我實在想不出原書叫甚麼名字。」江村道：「唐先生也不知道，那怪不得我不知道。」

這時候多九公久沒說話了。他本想說話，只是江村和唐敖談的這些話，沒有機會，能使他插進一言半語。不知怎樣，在這時候，多九公忽然靈機觸動，開口說道：「據我看來：「清明」是代表春季。「中秋」是代表秋季。那麼，這書的原名中間，必包含着「春秋」二字。春秋左傳麼？春秋公羊傳麼？」

唐敖道：「都不是！」多九公道：「穀梁傳麼？」唐敖道：「也不對。但是……但是「春秋」二字有些像。」多九公道：「那麼，春秋只有三傳，沒有四傳。」唐敖道：「那到不一定。還有呂氏春秋。」唐

赦一句話剛說完，江村拍手笑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是晏子春秋。」請兒子吃飯，「不是「晏子」麼？」晏「字和「宴」字，雖略有不同，究竟可以借用。」唐敖也笑道：「這也虧了江村先生想得。」江村道：「這要謝謝多九公提醒我。」

午飯時候，三人下了車，在路旁的飯館裏，吃過午飯，又坐到車裏去。說說笑笑，走了半天，已是黃昏以後。所幸離京不遠，一路上有了路燈，路又平坦，所以照舊前進。直到晚上八點鐘纔進了京城。那邊已有人招待，將他們三人導入定備的寓所去安息。一早睡覺，預備明日進宮覲見國王。

明天一早，王宮裏已派了官員和車馬，來迎接唐敖，多九公。江村留在寓所，並不伴他們進王宮。一切禮節，由王宮裏派來的官員指導。唐敖等上了車，走過很熱鬧的街市，到了王宮門前，就下了車。由那官員領導着，步行走了許多路，纔到了正殿下。

領導的官員，向唐敖多九公說道：「陛下坐在上面，請行覲見之禮。」唐敖從殿下向殿上望去，實在沒看見國王。但是知道他一定在坐上面，不過天顏高遠，瞻望不到罷了。

唐敖等一面跟着領導人的指揮行禮，一面也聽見殿上高喊着「中國使臣覲見」的話。

覲見過了，就在殿下賜宴。唐敖，多九公二人坐一席，在殿下。國王坐在殿上陪着。國王照例和唐敖等問答了幾句話。但是，這種問答，不但不必自己開口，並不必自己授意。兩方面都派定了的傳話人，傳遞過來，傳遞過去。兩個傳話人，傳遞了一回，這個覲見大典，便算告終了。於是又由領導的人，將唐敖，多九公領回寓所。

唐敖等見了江村。江村問起：覲見時，國王可問甚麼話？唐敖道：「沒有多問甚麼話。只不過舉行一種照例的典禮罷了！」江村道：「這回的典禮，是和尋常不同的。聞說是採用春秋時小國國君見大國使臣的禮節。」唐敖道：「這卻不敢當。」多九公道：「雖蒙賜宴，但是一杯酒還沒喝乾，就宣告禮成了。未免孤負了盛筵罷！」唐敖道：「笑話！笑話！我們並不是爲着「酹斝」而來的。」

多九公道：「昨天在臨海縣署裏，還討論覲見時說話的問題。早知如此，那真不必了。」江村道：「劉五郎區區一個縣長。那裏知道宮廷中的規矩，又怎能怪他那樣說。他只好在臨海縣公署裏弄弄文罷了。」當日因爲昨天辛苦，唐敖等只在寓所休息，沒有出門遊玩。明天，纔由江村陪着出去遊玩了一天。

第三天，唐敖因爲林之洋還在臨海縣那邊等着，不欲久留。就由那天下午動身出京，在途中住宿一夜，第二天傍晚到了臨海縣公署。見過縣長劉五郎和林之洋。劉五郎見他們覲見了國王回來，格外的殷勤招待。親自陪伴他們在本縣境內游玩了三天。才備了許多贖儀，送他們回船去。

唐敖等三人，自從去國旅行以來，要算這一次最受優待了。時臨行，還多了一個旅行的伴侶，就是江村先生。他自己願意跟着他們遊歷各處，然後回到中國。他們也很願意和他同行。半途添了一個好伴侶，自然是一件頂快樂的事，於是四個人一同回船。李二見他們回來，也很歡喜，於是就開了船，離開唐風國，向他處進發。

（本篇完，全書未完；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期分解。）

文人小故事

(編者)

天心月脇

皇甫湜稱愈文曰。穿天心。出月脇。

元白兩不相下

元微之白樂天。兩不相下。一日同詠李花。微之先成。曰。葦綃開萬朶。樂天乃服。綃陳也。葦白而綃輕。

欲砍斷詩手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石斧一具。隨使并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  
我呈父加斤削也。俄而阮聞之。曰。誤矣。欲子砍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

# 筆記小說

能博見聞、增智識而為消閒妙品雅俗共賞者、其惟筆記小說乎、本館所出版各種、定價極廉、茲將名目列下、以供諸君採購、

東坡逸事	同上續編	清稗類鈔	增智囊補	廣陽雜記	兩般秋雨盦隨筆	履園叢話	虞初新志	虞初續志	虞初支志	香祖筆記	春在堂隨筆	池北偶談	足夜雨秋燈錄	庸庵筆記
一冊	一冊	八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甲編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三角	二角	十四元	五角	二角	四角	六角	三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二角	五角	五角	三角
淞濱瑣記	夜談隨錄	聽雨軒筆記	茶餘客話	遣愁集	閱微草堂筆記	精刊觚賸	小說叢考	石頭記索隱	歐美小說叢談	武俠叢談	上海閒話	然犀錄	嘯亭雜錄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八冊	一冊	六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二冊	三冊	一冊	
三角	三角	二角	一角	二角	六角	四角	八角	五角	五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四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全 書 十 六 卷  
二 十 五 萬 言



分 訂 八 厚 冊  
定 價 二 元 四 角

本書敘前清事。詳而有微。凡政治變遷。制度沿革。宮闈祕事。地方舊聞。無不應有盡有。而於當日東南之富庶。道咸以後國力之漸衰。治亂興廢之故。皆有源有委。如數家珍。手此一編。不啻讀明清稗史筆記數十百種。洵大觀也。全書用白話體。不獨爲雅俗所共賞。仰且婦孺皆能了解。書共十六卷。二十五萬言。分訂八厚冊。名大家詩詞尺牘奏疏條陳以及約章文告。凡與本書事實有關。次第附見者。多至一千餘篇。此書之價值。可想而知。



## 人熊奶奶

(民間傳說的故事)

唐田璽

從前某處有一個寡婦，她有三個女兒，一家共是四口。

一天，婦人要到外婆家去，便囑咐三個女兒道：「我去外婆家有事商量，恐怕今晚不能回來，你們早些關門睡覺吧。」最大的女兒道：「這裏晚間非常僻靜，叫人怪怕的，媽要是不回來，誰來陪伴我們呢？」母親想了一想道：「那末，我就請外婆來陪伴你們罷。」恰巧這時人熊奶奶走門前經過，把這一番說話早聽了去。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她想這是她吃人的機會到了。便在半路上將三姊妹的母親吃掉。

挨到天晚，裝做一個老婦人的模樣，去拍三姊妹家裏的門。三姊妹問是誰，人熊奶奶假意答道：「我是你們的外婆，你們的母親叫我來陪伴你們的。」三姊妹信以為真，開門一看，齊聲說道：「不是我們的外婆，我們的外婆臉上有一粒痣的。」說完便又關了門。人熊奶奶忙去找到一粒豆殼，用來敷在臉上。又去拍三姊妹家的門。三姊妹開了門，瞧見她臉上果有一粒痣，便讓她進來，然後關了門。

人熊奶奶恐怕她們看出她是人熊，便假意說道：「我的眼睛有病，見了光更痛的利害，你們不用燃燈吧。」三姊妹果不燃燈。人熊奶奶問道：「今晚誰和我一塊兒睡呢？」三妹搶着答道：「我和外婆一塊兒睡。」因為三姊妹家裏只有一舖牀，所以人熊奶奶和三妹在牀的這一邊睡，大姊和二姊在牀的那一邊睡。到半夜時，人熊奶奶將三妹先咬死了，然後再一塊一塊地撕來吃。大姊和二姊睡在這一邊，聽見外婆吃東西的聲音，便問道：「外婆，你吃什麼呀？」人熊奶奶撒謊道：「我吃我從家裏帶來的鹹蘿蔔哪。」大姊二姊的腳踢着些好似水的東西——三妹的血——又問道：「外婆呀，為什麼牀上有水呢！」人熊奶奶又撒謊道：「這是三妹不謹慎遺的小便哪。」

天才微明的時候，人熊奶奶便起身對大姊二姊道：「我要回去了，晚上再來陪伴你們吧。」說畢一逕去了。

及至大姊二姊起身一看，不見了三妹，只見一堆燭髓和一堆鮮血。大姊二姊才知道那個老婦人不是她們的外婆，卻是一個吃人的人熊。於是大哭起來。哭了一會，大姊對二姊道：「這個可恨又可怕的人熊，今天晚上還要來的，一定想把我們倆也吃了去，我們必須設法報仇才好。」二姊答道：「姊姊說得很是。我想得了一條計策，必須如此如此，才能把那人熊殺掉。」大姊點頭說好。

天一晚時，人熊奶奶果然又來了。大姊二姊假做仍當她是外婆的樣子。一會兒，二姊悄悄的走上樓去，尋着一隻大罈子，在樓板上滾得震天價響。人熊奶奶聽得隆隆的聲音，以為是雷響，嚇得忙躲不迭。（俗傳人熊最怕雷聲，所以大姊和二姊用這條計策來殺她。）大姊連忙打開一隻大櫃，喊道：「外婆呀，快些躲進大櫃裏面，避避雷聲吧。」人熊奶奶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急忙鑽進櫃子裏去。大姊把大櫃子關好。二姊仍把罈子在樓上亂滾。大姊忙拿着一個小鐵丸，在火上燒得紅通通的，用箝子夾著，走到大櫃面前問道：「外婆呀，我知道你愛吃油炸肉圓，特地給你做了許多，你吃不吃？」

人熊奶奶忙答道：「好，快些拿來吧。」大姊一面答應；一面打開大櫃，將一個通紅的鐵丸，直往人熊奶奶口裏一戮。人熊奶奶以爲大姊給肉圓她吃，忙張開大口來接，那知鐵丸滑溜的直滾進她的肚裏去，人熊奶奶剛喊得一聲啊呀，便不能言語了。大姊將大櫃仍舊關好，並且用鎖鎖上。

第二天傍晚時候，來了幾個販布客人；因爲錯過了宿頭，欲在大姊家借宿一宵。大姊應允了他們；又故意說道：「你們在此借宿不要緊，切莫動我那隻大櫃，因爲我藏有許多財寶在裏面哩。」幾個客人齊聲答道：「我們不動你的就是。」

原來客人聽見大姊說大櫃裏藏有財寶，便動了貪心。挨到夜半，俟大姊二姊睡熟了，悄悄的爬起來，幾個人把大櫃扛起走，覺得很是笨重，知道裏面藏有不少的財寶，連所有的布疋都不要了。又怕她們知道了來追趕他們，便一氣扛到十里地方才歇下，打開一看，見是一隻毛茸茸的極可怕的人熊，都嚇抱頭鼠竄而去。



換巢鸞鳳記卷下（續）

天游

第二十回 恨海難填山窮水盡 疑雲淨掃抑晴花明

以經濟而論，蟬婉的進項，遠不如在雷柯夫人衣肆中賺得多。不過蒲鐵去世，出款減了許多，反覺得比以前寬裕。出宮以後，經過許多危險，也知道自己長得美，怕惹非災。想我一個人多的地方，插身其間，省却招搖。找到俠士橋衣肆中，居然有一個空額。那個衣肆，同事極多。混跡其中，居然沒有惹人注意。究竟人家不注意他，是不是他顏色衰退，還是那雙盈盈秋水中，含着悲愁，櫻唇上失却倩笑，他

自己也不明白。不過覺得步履還同春天那樣輕捷。衣肆中管事人等，也沒有批評他不足之處。所以他還可以安身。只是身子雖在衣肆裏，一顆心却不在那裏。自從兩次入宮，覺得自己並不是此中人物。並不是貪戀虛榮，實在惦記着王儲。雖是分手那天，明明見他臉上露着嫌惡之色，却還不肯丟開。馬克士說蟬妮有駕馭人類魔力，他自己也覺得。不過他的上邊，還有一個王儲，籠罩着他。他抱着一腔心事，憂能傷人，當然儀容上發生變化。自己也不覺得。有一次在街上遇見鈴妮。這次相見，自然同宮中不同，頭髮也不是內家裝飾，臉上又沒有脂粉，但是儀態上諒來也有絕大變化。鈴妮同蟬妮本來是最要好的。一見面，就臉上滿堆着笑容。寒暄已畢，就談起雷柯夫人帶着全班試粧員，上雅罕離宮去的那件事來。他不知道宮中所見的公主，就是他的好友，現在就站在他面前。說得宮中所見的公主，長得真是儀態萬方。接着道：『戴玢姑娘！你不要見怪。以前人家說你像公主，現在仔細看來，你不過同他大致相同而已。』從鈴妮這幾句話看來，蟬妮容貌，必有重大變化。蟬妮因此想起史天芬在這些時，他的容貌，不但與倪古壘未上英國時候，所見照片之不同。就是打圍時候的容貌，也比現在嬌嫩。現在他私底下嫁了人，又受了生離別的悲痛，意中人遠，身禁深宮，這種情形，却也可憐極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一起身到攝政公園中，散步了半天。只因馬克士上一天寫了一封很和藹的信來，約他星期晚上吃晚飯，那封信寫得非常和氣。一些沒有恫喝的話，雖是不願去擾他，却又不肯推却。馬克士既經抱着叵測之心，又不許他藏匿，沒奈何只得答應他去，也好探探他語氣，究竟要用卑劣手段收拾羅思瑪克王室不要。爲着羅思瑪克王室，他接連做了兩個噩夢。都彷彿像馬克士實行宣佈公主的祕密。倪古壘王儲，受全歐人嗤笑。有一次公主慚愧萬分，竟自盡了。嚇得他一身冷汗。醒過來，一天都沒有吃東西。他的答應馬克士去吃晚飯，也是不得已。方寸之中，却非常懊惱。走了半天，給公園中的花香鳥語一鼓動，精神爲之一振。散步回去，臉色紅活了許多。本來他的身材顏色，很宜穿黑衣。雪白的粉頸上，挂着那串珍珠。格外覺是玉面朱唇，弈弈生輝。剛到家，那女主人在門外迎着道：「戴玢姑娘！有一位紳士前來奉訪。葛蘿麗上朋友家過星期會去了。所以我請他上葛蘿麗的應接室坐去。」蟬妮聽了，猛吃一驚。還是爲馬克士。暗想既經約定晚上見面，爲什麼這個時候撞來，一定有不妙的消息。趕忙問道：「那客人姓什麼？」那女主人道：「他沒有說。只說姑娘一定願意見的。那位紳士，年紀很輕，長得很不錯。」剛說着，忽地嗅了一嗅，叫道：「不好！煮的肉片燒焦了！」說着，匆

匆向樓下走去。一壁走，還掉過頭來叫道：「姑娘！若要留那紳士吃飯，請你招呼我一聲。我好預備。」

蟬妮聽說那位客人是個少年美貌之人，已經有些瞧科。一路上樓，心已經在腔子裏突突亂跳。推門進去一看，雖是早作準備，還幾乎暈倒下去。原來背着雲母石地爐站着的，正是倪古壘王儲。雍容華貴，一望而知是一位天潢貴胄。從蟬妮目中看來，覺得勃羅斯堡這所住宅，給倪古壘一來，頓時蓬華生輝起來。驚喜交集，反而一句話說不出來。站在門內，身子有些搖晃不定。倪古壘搶步過來，替他掩上室門，兩個人都不開口，四目相視。倪古壘雖是沒有笑容，目光中却慢慢吐出一種喜色。蟬妮萬想不到再會同他見面，萬想不到他會跑來，這一喜喜得蟬妮彷彿到了極樂國土似的。倪古壘掩上門，退回爐前，並不同蟬妮握手，也不露笑容。恭恭敬敬的問道：「你近來好嗎？」蟬妮低聲問道：「你怎樣跑到此地來了呢？」倪古壘道：「特來奉訪。」蟬妮道：「你怎樣會知道我地址的呢？」倪古壘道：「我從杜蕾男爵夫人處探問到的。」蟬妮道：「他怎肯說呢？」倪古壘唇上露出一絲苦笑來。答道：「我逼着問他，他不得不說。說到這裏，向前走近了幾步道：『他告訴我說你尊姓是戴玢。』蟬妮道：『不錯，我是戴玢蟬妮。』倪古壘道：『好個美麗的姓氏。只是你爲什麼幫着他們來哄我？男爵夫人

同我講，你一個金錢都沒有受。只是你爲什麼要哄我呢？」蟬妮道：「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只因男爵夫人再三向我央求，他們委實處於很困難的地位。他說怕招人非議，只有我一個人，可以救他們，我一時給他感動，自己也不明白，居然答應他們。」倪古壘道：「第二次呢？你爲什麼第二次又跟着他們呢？」蟬妮道：「迷迷糊糊，我自己也不明白，說不出來。當時我也再三力辭，也知道一誤不容再誤。」倪古壘道：「却不過，你又幹了。」蟬妮道：「正是。倪古壘聽了，臉色漸漸和緩過來。逼着問道：『第三次呢？你爲什麼又幹第三次呢？』蟬妮慨然道：『第三次，完全爲着答應了王后。他臨危之時，強迫我答應他，住在宮中，候公主回來再走。我見他非常苦楚，只能答應了他。既經答應他，雖已升遐，我不能不遵守信誓。這也是出於無奈呀。』倪古壘走到蟬妮身邊，目光中彷彿要吐出火來似的。問道：『你這種舉動，爲什麼不替我打算打算。從你看來，這件事合理不合理？』蟬妮低聲道：『我也知道不是。』倪古壘道：『你怎樣這種不顧是非的胡鬧呢？』蟬妮道：『我知道給你發覺出來，一定非常恨我。只是後悔已經無及了。』倪古壘聽到這幾句話，欣然道：『這樣說，你居然還想到我。你第三次回宮，多半爲的是我。』說着，用手摟住蟬妮的香肩，向懷中摟去。這一來蟬妮已無抵抗能力，說出實

話來。輕輕的答道：『兩次回去，都爲的是你。』倪古壘用嘴唇在他唇上，髮上，頸子上，亂親。蟬妮伏在他懷中，嚶嚶啜泣。喜得倪古壘很快樂的叫道：『我的情人！我的情人！給你這一說，我知道你的心了。你是愛我的。我知道我這個全世界最不可思議的小情人是愛我的。』說着，把蟬妮摟得緊緊的。摟得蟬妮幾乎透不出呼吸來。這種歡樂，真是他夢想不到。方纔倪古壘那種呵叱，現在又這種憐惜，彷彿纔在一個黑暗小谷中走着，忽地轉上了天日晴麗的山頂一般，真是快樂。摟了一回，倪古壘把他放開。他纔記起自己同倪古壘所處的地位來。喃喃的道：『我萬不可如此妄作妄爲。我爲什麼這般糊塗。這種舉動是不對的。我同你地位懸殊，是萬不能說愛情的。你不是就要同公主結婚了嗎？』倪古壘勃然道：『這個世界上沒有人可以逼我去娶史天芬公主的。』

## 另外一欄

編者曰。此爲華羅琛女士「心文」之一節。心文所言。多關於吾國社會事。切實誠懇。無一浮誇之語。甚爲可貴。其書已有單行本。今選錄本篇於此。已見一斑。想讀者亦欲先睹爲快也。

### 勵儉會

(華羅琛女士)

頃北京新有勵儉會成立。不禁狂喜。並祝該會之日益發達。

儉字爲中國古人所崇尚。以其爲社會生活之大原質也。

儉足以養廉。不儉則不能廉。不廉則萬惡由此成矣。然則儉之關係於道德者大矣。

儉與吝不同。儉與嗇亦異。儉之有益於會社。言之甚長。茲僅撮要論之。今日華人生活於社會。而並不知生活之方。凡其所動作。惟有斷喪其生活而已。試問耗金而戕生。果愈於節金而養生乎。

常人心理。以爲富者糜費。貧則節儉。而華人之生活反是。余越國甚多。閱人甚衆。既考驗國內之華人。又觀察國外之華人。敢本余之良心以正告同人曰。華人之貧甲天下。而浪費亦甲天下。譬如丐者。籃縷不足以蔽體。而卻以鑽石爲冠。精糠不足以充腹。而卻以燕菜爲羹。政府中游民之多甲天下。官吏薪俸之厚甲天下。今日派官僚出洋考察有名無實之政治。明日派武人出洋考察莫名其妙之武備。賭博仍是其專業。闊綽迥異乎尋常。所得之結果。乃是浪費之雅號而已。

當余在歐洲時。有人問余曰。濟孤賑貧之訊。常自中國傳至西國。而視乎旅行之華人。則無一不似世界之巨富者。其故何歟。

西方物品貴於東方。西人每月能得三百元之酬報者。已是極高級之官吏。起居皆極舒暢。兒女皆得受高等教育。同等地位之華人。月得酬報倍之。而生活則遠遜。此何故歟。蓋華人只務其假生活。並不知真生活爲何事也。

余有一友。交誼頗切。一日忽喪其妻。悽然語余曰。予之地位不爲不高。予之經濟不爲不裕。然而予實苦甚。汝之境地不如予者三倍。每月之費用甚少。而汝家樂甚。汝體健甚。汝之大小男女。鮮聞有死傷。

疾病者。其故何歟。

余答之曰。君今日始問道於余乎。君妻已死。悔之無及。友乎。余問君此次喪事。將如何處理之。余不待君言。余料君必鋪張揚厲。謂非此不足以示場面之闊也。謂非此不足示親友之多也。君亦知死之所由死。生之所由生乎。余與君皆非迷信之人。余不妄言陰陽鬼神之道。但君若能節此喪事之糜費。移其金錢以善養君之子女。使勿再釀成與君妻同類之肺疾。則君妻有靈。當感君百倍也。

余嘗赴君家。華棟雕梁。壯麗殊甚。而君之臥室。只有華物充滿。不見空氣流通。童子肢體貴舒展。而君之子女。無一不爲長袍厚襖所束縛。飲食貴潔不貴多。而君家儲藏宏富。一日三餐以外。無時不勞腸胃。飽矣。而反有飢色。煖矣。而反多寒疾。事實昭然。奚待贅論。君以爲上等階級之人物。非揮霍不足以示豪。非譚食不足以交友。非日夜麻雀不足以崇體制。吁。誤矣。其結果則傷君身。敗壞君家庭。君爲子女造孽而已。

人生在世。無事無物不有其代價。余不信有天。如其有之。天亦無暇管君之瑣事。要之神鬼不待遠求。君身卽是神鬼。君善於自處。君自受福。君不善於自處。君自受禍。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斯固千古不易。

之道也。愛麻雀則神漸疲血漸虧。貪大嚼則腸胃漸不受命。畏行步則腿脚漸成殘廢。喜揮霍其窮困。卽在後日。凡君自施者。君皆自食其報。君自戕君之生命。君自喪君之人格。何必怨天。亦何必尤人。余曾見一貴人。月薪甚巨。浪費亦極多。食必擇珍貴。行必乘汽車。一日者胃竟不受食。而腿竟不能動。目亦半明半昧。視物若無所睹。貴人至此。成爲廢人。斯豈非浪費之代價乎。出巨金以求醫。醫者無他術。惟諄諄於節食勞步四字。

古時迷信神道之人。求神治疾。或停食一天。或蔬食兼旬。沐身浴足。徒步數十里。攀山數百尺。謂必如此方不見怒於神。今日以新學理衡之。神道實卽醫道。蓋卽此停食、蔬食、沐浴、步行數事。已足以滌腸、健脾、活筋、通血、而有餘也。今之貴人自詡爲新人物。欲其信神。已不可能。然語以科學。則彼之智識又太卑。彼固不知儉爲何事也。吾人放開眼光。試一靜思。人生在世。爲歡幾何。奴役於奢侈而苦不敵甘。何如逍遙於樸素而甘勝於苦。夫勤於職業。婦勤於井臼。親赴菜市。魚肉皆得新鮮。親視庖廚。烹調皆能適口。撫育小孩。不假手於愚昧之女婢。麻雀無聲。不驚擾兒童之熟睡。長大成人之後。其體質既極強健。其腦力又甚聰敏。斯豈非人生之樂事乎。予曾就二兒加以考察。其習於勤儉者。更愉快於習於

奢侈者。甲係貧家兒。乙係富人子。某日。余攜二兒乘汽車遊西山。乙在車內無與采。甲則目光灼灼如明星。心花怒發。萬念齊生。沿途所見百物。人耶。犬耶。樹耶。草耶。山耶。水耶。磚耶。石耶。夕陽耶。明月耶。一霎皆去。一霎又來。無一非悅目之珍品。無一非快心之妙境。歸家晚膳。贊賞不絕。菜羹粗飯。莫不適口。夜夢喃喃。依然甜快。此兒之樂。樂可知矣。以視乙兒。出入不如意。進退若無所措。其故何也。曰。甲習於儉。故其樂多。乙習於侈。故其樂少耳。樂則神智生。發榮滋長。如朝露靈芝。古今名人。莫不產生於寒素之家。有由來矣。平心思之。魚翅燕菜。適口幾何。而一肴之費。大可以救百人之飢。此也。麪而過度。彼也。肌且欲死。問諸良心。安乎否乎。西諺有云。『人爲生而食。人非爲食而生。』食足以救人生而已。足而生而食。世何貴乎有人。

黃克強先生遺詩之二

題林至士畫詩

黃炎

漢上風雲起復元中原克復信博然不知何事為長江  
血祇剩遺鄉是昔年

元年十月廿之夜在村中與同身軀同世九歲生辰有

感賦此

黃炎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風汗血能石如逆怒馬人言一業隨流  
亦愛我園林想漢時入夜魚龍都寂寂故山猿雀  
正傲思公浩壯立元端感時有清風振我衣

緝者按。此幅仍為友人所寫。第一首題目貴字本是遺字。係製版落去數筆也。

難安緘默

婦女稱頌清道丸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小473(11)

多數人士業已證實韋廉士紅色清道丸  
 為療治大便秘結及胃症與其他煩躁各  
 症之秘鑰於是遂相告其朋儕因而亦得  
 享受其惠矣四川綦江  
 石角鎮郵局曾贊齋先  
 生來示云鄙人夫婦每  
 飯不消紅腫痛兼胸因  
 內人前患肚痛飲食不  
 及小肚脹痛飲食不化  
 腹瀉之時飲食不進兼  
 之嘔吐大便結延醫  
 服藥未見效試服紅  
 色清道丸大便通暢夜  
 睡安甯現下身體強  
 飯量大增消化有力食  
 後爽適皆清道丸再造  
 之功也清道丸亦能使  
 皮膚光潔一切紅瘰面  
 部小瘡均可治愈且治  
 痔症痛苦可免痢疾腹  
 瀉之患凡經售西藥者  
 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  
 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  
 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郵  
 力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清道丸保君安康



# 遷改地址

謹啓者前於 月 日在

( ) 如在上海總館定括弧中填上海總館如  
在某處分館或分銷處定即填某處某店

定購小說世界一份執有

字第 號定單原寄

省 縣

收現因地址遷移

請即改寄 省 縣

收爲荷此請

商務印書館 鑒

謹啓 年 月 日

啓者敝公司出版雜誌多至十數種每種定戶逾萬寄發均有專員負責辦理惟內部既係分工手續因之繁複如來函查詢二種以上之雜誌勢須輾轉交查辦覆苦難迅速時勞企盼歉恨良深諸君以後如有改寄地址或查詢雜誌未到等事務即祈填用附列二種格式剪下貼入明信片上寄交敝館並乞每種雜誌各自填寄一張幸勿合用俾得分別交查免致延緩手續較便受賜良多諒荷同情幸予贊助不勝企禱之至  
公鑒 即請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 查詢雜誌

謹啓者前於 月 日在

( ) 如在上海總館定括弧中填上海總館如  
在某處分館或分銷處定即填某處某店

定購小說世界一份執有

字第 號定單寄

省 縣

收茲查第 卷

號尚未收到祈即

查覆爲荷此請

商務印書館 鑒

謹啓 年 月 日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投 稿 簡 章

## 不 許 轉 載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  
 二 酌用文言  
 三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  
 四 千亦請再明  
 五 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  
 六 細敘明  
 七 署名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  
 八 不寄之稿聽任投稿者自定  
 九 因選先登明長篇在五千元以下者用則函覆不用概  
 十 選登之稿酌致謝函寄資還原稿  
 十一 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若投稿人  
 十二 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一併聲明  
 十三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所  
 十四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  
 十五 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聲明  
 十六 所轉小說世界社收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四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 寄 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小 說 世 界 社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寄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  
 及 大 書 坊

## 廣 告 價 目 表

## 定 價 表

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 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 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	普通	上 等	優 等	特 等	等 第	定 價				每週一冊 全年五十冊						
							正 文	正 圖	面或正文實圖之內面	對面或正文實圖之內面		底 封 面	位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零 售 冊 每 大 洋 陸 分	郵 費 國 內 一 分 國 外 四 分
																全 年	
五 十	二 十 五	一 元 五 角	二 元 三 角	四 元 六 角	三	元	元	元	元	元							

注 意  
 定閱諸君如有遷移來信屬改地址或因其他詢問之事務必將定單號數定戶姓名定在何處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錄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雜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商務印書館出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

▲ 新 譯 長 篇 小 說 ▲

小人物的懺悔

耿式之譯 一册五角

安特立夫(L. Andreyev)是九十年代的俄國作家九十年代是俄國精神的頹唐時期那時的灰色的人生從契訶夫與安氏的著作裏反映出來安氏又是一個非戰論者此書即在歐洲大戰寫的描寫戰爭的慘狀而純以個人之感觸烘托出之他於日俄戰爭時曾作紅笑一篇及比利時的悲哀一劇(本館已有譯本)同為非戰文學中最著名的作品

灰色馬

鄭振鐸譯 一册七角五分

此為俄國(V. Rozain)所作為近代最重要的小說之一不僅為一部極好的文藝作品且為研究俄國革命運動與思想者必讀之書書中的英雄佐治與四個同志暗殺一個總督經過了三次才得成功其敘寫人物的性格至為活潑俄國大批評家O. Mereshkovsky曾稱之為「這時代中一部最好的俄國書」譯文亦忠實而明快

我的生涯

李藻譯 一册四角五分

此書為一個俄國農婦自述其一生事實經托爾斯泰修改潤飾而成我們從這一部書裏可以看出當時俄國專制政府之暴虐和平民被壓迫的情況